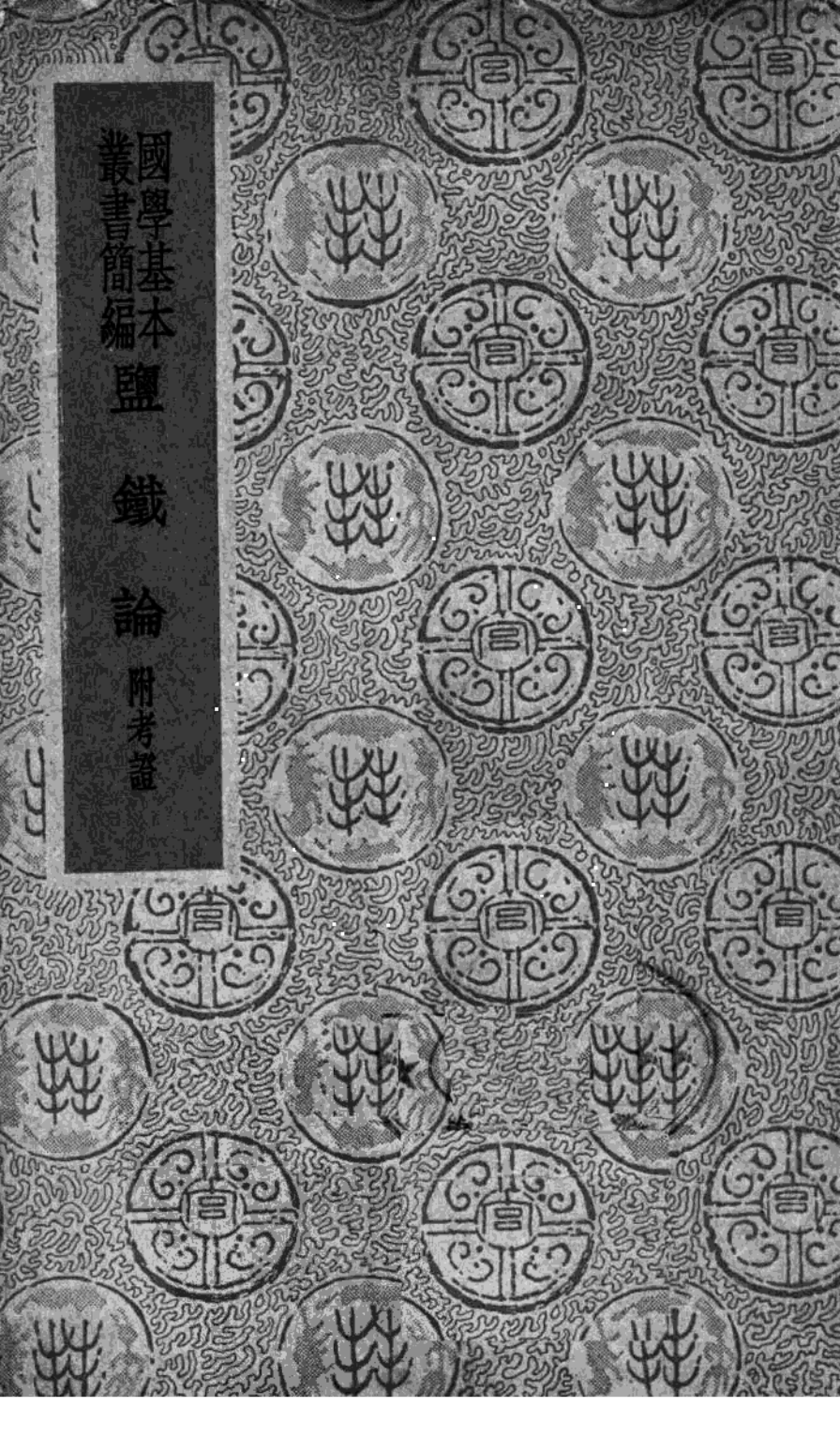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鹽 鐵 論 附考證



桓寬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鹽

鐵

論

附考證

商務印書館發行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寢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讀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嚴。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興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通有第三

禁耕第五

卷二

非鞅第七

刺權第九

論儒第十一

卷三

園池第十三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力耕第二

錯幣第四

復古第六

晁錯第八

刺復第十

憂邊第十二

輕重第十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執務第三十九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備胡第三十八

能言第四十

擊之第四十二

卷八

結和第四十三

伐功第四十五

世務第四十七

誅秦第四十四

西域第四十六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一

論鄒第五十三

險固第五十

論功第五十二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周秦第五十七

申韓第五十六

諸聖第五十八

豐鐵論 目錄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卷第一

漢桓寬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屬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柁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

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卽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繒。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閭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倖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銜尾入塞。驛驛驅馬。盡爲我畜。龜鼯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

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闕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鹽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鼯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漠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躡之徒，無倚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

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荊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蠶蠶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衝。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筰。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衝。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粥。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鸞貂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

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埒，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蠹，胸鹵之鹽不出，旃闌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闌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那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闡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鑿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

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質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尙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郿。胸郿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郿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

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瞻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墾。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